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经典  
珍藏版

# SHERLOCK HOLMES

#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3

《恐怖谷》  
《死酷党人》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绘



# 前言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19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

柯南·道尔，1859年5月22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一共写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包括56个短篇小说和4个中篇小说。这些故事在40年间陆陆续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故事主要发生在1878年到1907年间，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1914年为背景。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福尔摩斯”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包括“冒险史系列”“新探案系列”“回忆录系列”“归来记系列”以及《血字的研究》《恐怖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

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平常他在贝克街221号B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一旦接到案子，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开始锁定目标，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层层过滤，直到真相大白。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他的传记作家，以及他一生的挚友。



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意。他有六英尺高，身体异常消瘦，因此显得格外颀长；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格外机警、果断；下颚方正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外出时戴黑色礼帽。

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或者说“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

在编辑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过程中，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这些故事结构严谨，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恐怖谷 .....	1
第一章 警告 .....	1
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论述 .....	7
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 .....	13
第四章 黑暗 .....	19
第五章 剧中人 .....	29
第六章 一线光明 .....	40
第七章 谜底 .....	50



死酷党人 .....	62
第一章 芝加哥来客 .....	62
第二章 身主 .....	68
第三章 维尔米萨 341 分会 .....	81
第四章 恐怖谷 .....	93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刻 .....	100
第六章 危机 .....	108
第七章 伯弟·爱德华的妙计 .....	115
第八章 尾声 .....	121



# 恐怖谷

## 第一章 警告

福尔摩斯凝视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纸条，然后拿起信封，举到灯前，仔细研究其外观和封口。“尽管我只见过波尔洛克的笔迹两次，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他写的，他一定有极重要的事。”

这番话引起我的兴趣，“波尔洛克是什么人？”

“华生，波尔洛克是个假名，可在它背后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物。在前一封信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名字，并公然向我指出，要想在这茫茫人海中去追踪他是徒劳无益的。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你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手段高超的罪犯，在贼党中……”

“别说外行话。”福尔摩斯不赞成地嘟囔着。

“我是想说，犹如在公众中一样默默无闻。”

“妙！真没想到你说话也带有狡黠的幽默腔调。可把莫里





亚蒂称为罪犯，从法律上讲，你却是公然诽谤！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恶行的总策划人，是黑社会的首脑，可他善于为人处世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又是那么令人钦佩。他不就是《小行星力学》这部书的驰名作者吗？这部书上升到了纯数学罕有的高度。这样的人，是可以中伤的吗？华生，只要那些小爪牙弄不死我，我们就总有一天会得胜的。”

“但愿能看到这一天！”我热诚地欢呼道，“可是你刚才提到波尔洛克……”

“这个波尔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就我所能测到的来说，他是链条中唯一的薄弱环节。”

“可是一环薄弱，全局也不能坚固啊！”

“因此，波尔洛克就非常重要了。他还有点儿正义感，我又偶尔暗地里送给他一些10英镑的钞票，在这适当的鼓励下，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有价值的消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这正是我上面说过的那种信。”

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我站起来，在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很明显，这是用来传递秘密消息的。”





“可是没有密码本，密码信又有什么用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没有用的。”

“为什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有许多密码，在我读来就像读报纸通告栏里的山海经一样容易。可这次就不同了，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只要不告诉我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我就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又有‘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几个字呢？”

“显然是因为这本书上没有那几个字。”

“那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

“因为信件一旦投递错，就败露了。像现在这样，只有两封信都出了差错，才能出乱子。我们的第二封信现在应该到了。”

果然，几分钟后小仆人毕利送来了那封信。

“笔迹相同，并且竟然签了名，有进展了。”可他看完信后，双眉又紧锁起来。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件事我不愿再干下去了。这太危险了，我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了。当我写完通信地址，打算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他竟然也来了。幸亏我把它盖住了。要是他看到了的话，那对我就非常不利了。可是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不信任的神色来，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那封信现在对你没有用处了。

弗莱德·波尔洛克

他凝视着壁炉说：“也许不过是他做贼心虚。”





“‘他’，我想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他’。”

“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与你作对，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了。不管怎么说，波尔洛克显然是被吓糊涂了。信封上的字是那人突然来访前写的，所以清楚而有力，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看不清楚了。”他点着烟斗，把身子仰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关于这本书，我们有什么可供查清的迹象吗？”

“一点儿也没有。”

“未必那么糟。这封密码信开始是 534，我们假设这是密码出处的页数，那这本书就是一本厚书，这样多少有所进展了。第二个符号是 C2。”

“当然是说第二章了。”

“假如 534 页还在第二章，那第一章得多长！”

“代表第几栏！”我喊道。

“高明，华生。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分两栏排印，每栏又相当长，因为其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 293。现在我们的推理是否到顶了呢？”

“恐怕是到顶了。”

“让你的智慧再放一次光芒吧。在他的计划遭到挫败以前，他只是打算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这表明这本书一定是他认





为我不难找到的。”

“《圣经》！”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

“好，华生，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还不够十分好，《圣经》的版本那么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书。”

“可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却很少呢。”

“我们的出路恰恰在这里。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人人都会有的一本书了。”

“年鉴！”

“太好了！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惠特克年鉴。”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这是第534页，第2栏，华生，请把这些字记下来！第13个字是‘马拉塔’，第127个字是‘政府’，哎呀，下一个字是‘猪鬃’。华生，咱们失败了！”

他颤动的浓眉反映出内心的失望和恼怒。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炉火。忽然间，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奔向书橱，从里面拿出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来。

“华生，今天是1月7号，我们及时买了这本新年鉴。很可能波尔洛克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那封信的。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第13个字是‘There’，第127个字是‘is’——‘There is’（有），”他兴奋得两眼发光，在他数一个个字时，他那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danger’（危险），好极了！‘There is danger—may—come—very—soon—one’（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身上），接下去是‘Douglas’（道格拉斯）这





个人名，再下面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 House—Birlstone—confidence—is—pressin — g’。（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火急）。你看，华生！”

我凝视着这些词句，说：“他表达意思的方法多古怪而勉强啊。”

“恰恰相反，他干得太妙了，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清楚。有些恶魔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不管这人是谁，信上说明他是一个富乡绅。他确信——他找不到‘Confident’（确信）这个字，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Confidence’（信任）来代替。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这时，毕利把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引进屋来。早在 18 世纪 80 年代末，麦克唐纳还没像现在这样闻名全国。他那时还是个青年，可由于他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因而在侦探界已经成为深受信赖的一员。他身材高大，体形健壮，一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了两起案子。因此，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尊敬，每逢他有什么困难，就来向福尔摩斯求教。麦克唐纳很有才干，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有辱身份，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

“你来得真早，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

“我不得不赶路，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时刻是最





珍贵的，不过……”他突然惊异地凝视着桌上那张纸。“道格拉斯！伯尔斯通！哎呀！你到底从哪儿搞到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我和华生医生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怎么，这两个名字出什么岔子了吗？”

“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早遇害了！”

## 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论述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恐惧，可福尔摩斯却不露声色，显得颇为镇静而沉着。“麦克先生，我接到一封重要的匿名信，它警告我说危险正威胁着某人。一小时内，我得知这个危险已成为现实。”他把这封信和密码的来由向警官简单讲了一遍。

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坐着，两道淡茶色的浓眉蹙成一团。“今天早晨我本来是要到伯尔斯通去的，我来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朋友是否愿意同去。不过，我们在伦敦也许能办得更好些。”

“我倒不这样想。”福尔摩斯说。

“福尔摩斯先生，一两天内，报上就该登满‘伯尔斯通之谜’了。可既然在罪行发生以前，已经有人在伦敦预料到，那还算得上什么谜呢？我们只要捉住他，其余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可你打算怎样去捉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

麦克唐纳把那封信翻过来说：“从坎伯韦尔投寄的。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吗？怎么送的？”





“送过两次，把钞票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没有设法去看看是谁取走的？”

“没有。”

警官有些诧异地说：“为什么呢？”

“我一贯守信，我曾答应不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他背后有个什么人吗？”

“我当然知道有。”

“就是我曾经听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

“一点儿也不错！”

麦克唐纳微微一笑，“福尔摩斯先生，你可能对这位教授有点偏见。我曾亲自调查过，他像是一个可敬的、有学问的、有才能的人啊！”

“我很高兴你们竟欣赏起这位天才来了。”

“人们不能不佩服他啊！在我听到你的看法后，我和他就日蚀的问题闲谈了一阵。他拿出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来，一下就把原理说得明明白白。”

福尔摩斯笑着说：“这次兴致盎然的会见，我想大概是在教授那精致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是这样。”

“你是坐在他写字台对面吗？”

“正是这样。”

“你可注意教授座位上方墙上挂着一张画吗？”

“不错，我看见过那张画了。”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的油画。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1750—1800年之间显赫一时。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现时的评价更高。”

警官茫然不解，说：“我们最好还是……”

福尔摩斯打断他，“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与你所称之为伯尔斯通之谜的案件有非常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

麦克唐纳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勉强地笑着说：“对我来讲，你的思路转动得有点儿太快了，到底这个已死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有什么关系？”

“一切知识对于侦探来说都是有用的，1865年时，格罗兹一幅题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梯利斯拍卖时，卖到120法郎，论英镑也在4万以上——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引起你的深思呢。”

这确实引起警官的深思，他认真地注意听着。

“我可以提醒你，教授的薪金可以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判断出来，每年是700镑。”

“那他怎能买得起……”

“完全是这样！他怎能买得起呢？”

“请继续讲下去，福尔摩斯先生，这太妙了！”

他笑了笑：“到伯尔斯通去的事怎么样了呢？”

“我们还有时间，”警官看了一下表说，“可讲起这幅画，我记得你没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啊。”

“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那你怎么能知道他房里的情形呢？”

“啊，我到他房中去过三次，在他回来之前，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啊，我可不便对一个官方侦探讲了。那是最后一次，我擅自把他的文件匆匆检查了一下，获得了完全意外的结果。”

“你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一点儿也没有。不管怎样，这张画说明莫里亚蒂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他还没结婚，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当教授每年收入是 700 英镑，而他竟拥有一张格罗兹的油画。”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很高的收入，而这个收入是用非法的手段得来的吗？”

“不错，因为你已经亲眼见到了那幅画。”

“那他的钱从哪儿来？伪造钞票？还是盗窃？”

“你看过关于乔纳森·怀尔德的故事吗？”

“他是小说人物？我对于这些向来不感兴趣。”

“乔纳森·怀尔德不是侦探，也不是小说人物，他是一个罪魁祸首，生在 1750 年前后。”

“那他对我没有用处，我是讲究实际的人。”

“你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 3 个月，每天读 12 小时犯罪史。任何事物都是循环往复的——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是如此。怀尔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动力，他靠他诡谲的头脑和组织势力从罪犯那里收取 15% 的佣金。我要告诉你一两件关于莫里亚蒂的事，它会使你感兴趣。我偶然发现莫里亚蒂锁链中





的第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罪大恶极的人物，另一端则有上百个出手伤人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靠耍弄花招骗钱的赌棍，中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罪行。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而法律对这位‘参谋长’和对莫里亚蒂本人一样无能为力。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多少钱吗？”

“我很愿意听一听。”

“一年 6000 镑。这比首相的收入还要多。由此可以想象莫里亚蒂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以及他所从事的活动规模有多大了。另外，最近我曾有意搜集莫里亚蒂的一些支票，只不过是一些他支付家庭费用的无嫌疑的普通支票。这些支票是从 6 家不同银行支取的。这点使你产生什么印象呢？”

“当然！可是你想从这点得出什么结论呢？”

“他不愿让人议论他的财富。我深信他开了足有 20 个银行账户，大部分财产很可能存在国外德意志银行或利翁内信贷银行。以后当你能有空闲时间时，请你把莫里亚蒂教授好好研究一下。”

他听得出了神，但很快又转回到当前的案子上来。“那关于此案，我们能否再前进一步呢？”

“我根据你原来所讲的情况来推测一下犯罪动机，假定犯罪的起因正像我们所怀疑的那样可能有两种不同动机。首先，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蒂用一种铁的手腕来统治他的党羽，在他的法典里，只有一种惩戒形式，那就是处死。假定被害人道格拉斯背叛过他的首领，继之而来的就是对他的惩戒，而这个

